

贤……达……诗……人

# 白居易

贤而达之诗人  
做人作文慧知

慧而通之达官  
独善兼济通鉴



张荣庆  
张海娜  
合著

# 七十二个慧知

与『白氏长庆集』

文章于斯人不憎命达世事在此处可见洞明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5.5

60

# 贤达诗人白居易与 《白氏长庆集》七二个慧知

张荣庆 张海娜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敬梅 冉 怡

封面设计:悬垦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贤达诗人白居易与《白氏长庆集》七二个慧知/张荣庆,张海娜著.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1

ISBN 7-80193-040-1

I. 贤… II. ①张…②张… III. 白居易(772~846) - 人生哲学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186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中国伊协月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22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ISBN 7-80193-040-1/Z·18

定 价:19.80 元

[序文]

## 白居易与《白氏长庆集》

### (一)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曾官居太子少傅，故世人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邳（陕西渭南县）。

白居易自述，其远祖乃秦朝开国名将白起，秦始皇封其子于太原。白氏后世多有居官者。白居易祖父白锺，明经及第，历任洛阳主簿、酸枣县令、滑台节度使，为官清正，有文名于当世。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亦明经出身，曾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白居易兄弟共四人。其一弟白行简，曾任左拾遗、主客郎中，有诗名，尤以小说家名世，所著传奇《李娃传》、《三梦记》名显文史。

纵览白居易一生行迹，略可分作七个时期：苦学期，求仕期，治政期，力文期，此大致是其前半生，主要是志在兼济；其后半生则主要在独善其身，可分为宦游期、中隐期、逸晚期。

#### 苦学期——

白居易自述：“仆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

字、‘无’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居易《与元九书》)

白居易又记：“及别驾君府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督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襄州别驾君府事状》)

白居易的祖父、父亲皆明经出身，其祖父白锬“善属文，尤工五言诗”，使得白居易得到教诲和熏陶，并熟学儒家学说。

白居易的青少年时值大历末年，藩镇势力扩张，各地节度使拥兵割据，以致“自署官吏随意敛赋，甚至可以连兵抵制朝命”。白季庚新任徐州别驾，举家从新郑到徐州。不久，徐州周边战争不断，白季庚送家眷至符离(安徽宿县符离集)，另将白居易送至越中避战乱。当时，白居易十一岁，“关河千里别，风雪一身行”，颠沛流离，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于“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

白居易在江浙一带漂泊几年。十五岁时，他在离乱中写出最早的诗歌《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后又有《江楼望归》诗：

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

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  
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  
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

白居易从小就艰苦地学习，并从艰苦的实际生活中学习。

### 求仕期——

十六岁时，白居易怀着博取功名而“兼济天下”的抱负，来到大唐国都长安。他带着诗文拜谒时任著作郎、在朝野均极负盛名的顾况。顾况起初不把少年白居易放在眼里，调侃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读到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为赞赏，随又说：“有才如此，居亦易矣。”在顾况的扬誉下，白居易有了诗名。他十七岁时写的《咏王昭君》诗二首，被争相传抄于长安。但当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且灾荒连年，物价飞涨，长安确“居大不易”。

唐贞元六年(790)，白居易回到符离家中，继续刻苦攻读，同时访名胜、谒先贤，开始有大量诗作。其间，白父病逝，家境艰难。

贞元十四年，白居易前往族兄家，“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白居易《将之饶州江浦夜泊》)

贞元十五年，白居易参加乡贡考试。第二年，参加进士考，试题是《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高中第四名，所作赋为人传习。这年，白居易二十九岁，“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年最少。”(《唐摭言》记白居易诗)

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资格，要取得官职，还须经过吏部考试“选试”。贞元十八年冬，白居易又到长安，参加拔萃科考试，名列甲等。第二年春，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管理

邦国经籍图书”的九品小官。

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建元元和。李纯在中唐几个皇帝中，算是较有作为的。为广揽人才，朝廷在元和元年举行制举考试。此时，白居易因校书郎任期届满赋闲。为参加制举考试，他与好友元稹一起住进上都华阳观，做考试准备。为做好皇帝的策问，二人“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篇”。之后，白居易将这些文章编成四卷，是为著名的《策林》。在《策林》中，白居易陈述自己“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的主张，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制、吏治、文化、道德、风俗、改革等各方面，都有真切的、卓越的见识。由《策林》这一组卓越的政论可以看出，白居易不是“问以经济策，茫然坠云雾”（李白《嘲鲁儒》）的腐儒，他不仅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文学家，还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思想家。白居易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试。白居易的对策杰出而又切实，被任命为周至县尉。不久，人为翰林学士，后又做左拾遗。求仕之途顺达，他自言：“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人众耳，迹升清贵。”

由此，白居易开始施展“兼济天下”的抱负。

### 治政期——

公元806年，白居易到周至县上任，名义上是“暗察奸宄，拘捕盗贼”，实际上要“拜迎长官”、“鞭挞黎庶”，催租逼税。这使他亲验了人民的苦难，并开始用诗歌去反映人民的疾苦。他写出了《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

此时，诗人开始大量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诗作：《宿紫阁山北村》揭露宦官把持的神策军的骄横，《月夜登阁避暑》有对大旱之年灾民的同情……

也就是在这年年底，白居易写出了中国杰出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诗名大振。唐宪宗读到《长恨歌》和《观刈麦》等诗歌，大为感动，于元和二年冬将白居易破格提为撰拟机要文告的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白居易任左拾遗。

拾遗，掌供奉和谏议职事，可参与廷议，对朝廷治政大事直抒己见；也可以向皇帝直陈治政得失、利弊及兴废，乃至对皇上诤谏。拾遗，职仅八品，年俸也低——为的是防止因此贪恋禄位而不能谏议；但是，是“近臣”，可直接参与治政大事，间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要皇上采纳。

白居易怀有兼济天下之志，自然很看重左拾遗这个职位。他任左拾遗三年，兢兢业业，“殚思极虑”，“有犯无隐”，“惟以直辞，昧死上对”。如：上《论制科人状》，斥责宦官和宰相李吉甫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选考中攻讦翰林学士牛僧孺等人；上《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陈岭南节度使王锷贿上压下，欲谋求宰相职；上《论和籴状》，力主将配户改为开场自籴，或改和籴（官府出钱，百姓出谷）为折籴（折青苗税钱）；上《论承璀职名状》，力谏决不能以宦官吐突承璀为帅去征讨叛乱……

身为谏官，“居易面论，辞情切至”，“皆人之难言者”。《旧唐

书·白居易传》有记：白居易犯颜直谏，“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絳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元和五年四月，白居易三年拾遗任满，宦官、权臣再也不能容忍他连任谏官。唐宪宗也一再使人暗示“上意”：“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便超等”，让白居易选择俸禄高的官职。出于不得已，白居易上陈情状，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贫”为由，请改授外官。五月，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明升暗降。就这样，白居易结束了作为政治家、思想家而参与治政的最为光辉的时期，他苦闷地退出最前沿的政治舞台。

白居易写下《自题写真》：

.....

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  
何事青墀上，五年为侍臣？  
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  
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之母逝世于长安。白居易借丁忧之机不无自愿地脱身长安，回故乡下邳渭村。

#### 力文期——

自元和元年至元和六年，是白居易走上政治前沿，“兼济天下”，参与治政的辉煌时期；同时相伴的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力文”时期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他在元和元年写下了“力文”《策林》七十五篇，完成了广泛涉及社会问题的政治、思想的组合论文。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最为丰富，也最为辉煌。如，写有政治讽谕组诗《有木诗八首》，借各种树木之性暗喻暗讽亲见的政治舞台上的各色人物。

白居易自元和元年底到元和二年初，写出《长恨歌》；于元和三年至五年，陆续写出代表作《秦中吟》和《新乐府》。

《秦中吟》小序曰：“贞元、元和之际，余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秦中吟》共十首，所写皆诗人亲历亲见，“一吟悲一事”。如：《重赋》写蚕农被贪吏层层盘剥，岁末寒冬衣不蔽体，怒斥：“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买花》，对照地写出上层的奢华与田家的重负：“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歌舞》，写“大雪满皇州”，朱紫公侯“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而此时“岂知阍乡狱，中有冻死囚！”……

《新乐府》则是规模更宏大的批判现实的杰作，是组合的政治讽谕诗。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继承并发展自《诗经》至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传承杜甫“因事立题”的路数，并在诗歌理论上和创作上有进一步的创新。作为领袖和主将，他演绎出中国文学史上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高潮——新乐府运动。《新乐府》几乎是全方位、多层面地观照了社会历史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国防、文化、风俗等内容。这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白居易“救济人病，补阙时政”、“惟歌生民病”的取向和“志在兼济”的胸怀，浸透着“美刺见事”的笔意。《新乐府》是“一诗一事一题一意”，创例是每篇命题鲜明地标出写作目的。如：《海漫漫》标明“诫求仙也”；《八骏图》标明“诫奇物、惩佚游也”。所以说，“诗到元和体变新”。

白居易一生中的“力文期”——也就是文学创作最辉煌的阶

段,与其“治政期”基本同步。白居易在此期作为政治家有志而未达,作为诗人、文学家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所成就的巨星之一。对此,白居易作《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诗:

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sup>①</sup>, 苦教短李伏歌行<sup>②</sup>。  
世间富贵应无分, 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 新排十五卷诗成。

### 宦游期——

元和八年(813)夏,白居易丁忧期满,次年冬方被授东宫左赞善大夫。对其事,他赠好友李绅的一首七律《初授赞善大夫》有记:

病身初谒青宫日, 衰貌新垂白发年。  
寂寞曹司非热地, 萧条风雪是寒天。  
远坊早起常侵鼓, 瘦马行迟苦费鞭。  
一种共君官职冷, 不如犹得日高眠。

实际上,是当权者别有用心地将白居易置于不得参政的闲职。原因则在于他在谏官任内,“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啍呻。”“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一百韵寄微之》)而《秦中吟》、

① 白居易在此句后原注:“元九向江陵曰,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元九即元稹,元稹受白居易的影响,诗风随之改变。

② 白居易在此句后原注:“李十二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短李即李绅,最早写“新乐府”诗。

《新乐府》等政治讽谕诗,更指刺社会黑暗和腐朽,使得几乎所有权豪们“变色”、“扼腕”、“切齿”。正如白居易所言:“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力主讨伐叛贼蔡州刺史吴元济,竟被盗贼击杀于长安上朝路上,割头而去。白居易视之为有史以来的“国辱”,他又一次“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不顾职权所囿,首先上书力请追捕盗贼,以洗“国辱”。以丞相韦贯之为首的官僚集团勾结宦官集团,以“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定罪白居易,遂奏贬江州刺史。更有人借机报复,放言白居易母亲系看花坠井而死,而他却作有《赏花》、《新井》二诗,有伤名教。有人由此上书言白居易不宜治州郡,朝廷竟追回成诏,贬谪他为江州司马。激愤之下,他写下如此诗句:

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  
才展凌云志,俄成失水鳞。

白居易年届四十三岁,开始了宦游生涯,也步入一生的转折——重在“独善其身”的后半生。

白居易匆匆离京赴任,经商州、襄阳;至鄂州,登黄鹤楼,放舟长江,作诗《舟行阻风》,写下当时心境:

虎踏青泥稠似印,风吹白浪大于山。  
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

并有《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疼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初冬，白居易至浔阳(州治所在)。州司马只协助刺史处理法令事务，比较清闲。诗人颇为落寞：“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风。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并参道学佛。

入冬，接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回信，写就著名的《与元九书》。《与元九书》总结了白居易自己的诗歌创作，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全面、最系统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对文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白居易在江州期间，开始“换尽旧心肠”，“知足保和”，“安时顺命”，写下大量“闲适诗”和“感伤诗”，“从容于山水诗酒之间”，“吟玩性情”。但白居易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从未消尽，面对“淮西寇未平”，仍作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的诗句。

深秋的一个夜晚，白居易送客浔阳江湓浦口，“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联想自己“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州潦倒翁”，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琵琶行》是白居易后半期最重要的诗作，也是他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与《长恨歌》一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旁建了一座“草堂”，并作诗《四十五》：

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

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

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

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

此时期，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进入又一个旺盛期，佳篇不断。在游匡庐时留下著名的《游大林寺》，可见白居易一时的情境：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元和十三年岁末，白居易奉诏迁升忠州刺史。白居易很高兴：“生还应有分，西笑向长安！”

次年正月，白居易举家溯江入四川，到忠州上任。忠州是个仅六千户的小郡，白居易仅在职一年。

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为太监所害暴死中和殿，唐穆宗登位，改号长庆。夏，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为尚书司门员外郎；不久，又升任主客郎中知制诏，职在替皇帝写“诏旨敕制”。那不过是穆宗看上了他的词赋之才。秋，小弟白行简被任命为左拾遗，兄弟同行入朝，甚为相得。十月，白居易迁任中书舍人，“冒宠已三迁”。

白居易再度入京，本想匡时济世，再展兼济之志。可两年间目睹的是昏庸、腐败，是争权夺利的党争。后人对此有评：“乐天进退以义，风流高矣。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司马党中；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仿佛者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白居易洞悉颓势已然，已力难支，“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弄不好就纠缠进党争，极易罹祸，便力求跳出这浊恶的政治漩涡。他自请放外任，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感慨成诗：

太原一男子，自顾庸且鄙；  
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  
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廷理；  
伏阁三上章，慙愚不称旨。  
圣人存大体，优贷容不死。  
凤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  
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

.....

白居易喜爱杭州，吟咏山水间，“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说性情”。脍炙人口的有《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清正廉洁。《唐语林》记载，白居易三年秩满，“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

任内，白居易为抗早在杭州兴修水利，在西子湖增修湖堤蓄水，并作《钱塘湖记》，刻石立于堤头，记护堤用水之法。百姓为感念白居易，将他主持增修的大堤称做“白公堤”；千古而下，连原有的白沙堤也称“白公堤”、“白堤”，传为美谈。白居易还主持疏浚多处古旧水井，解百姓饮水之难。

长庆四年，白居易任满告别，百姓夹道洒泪相送。白居易即席赋《别州民》。

白居易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很快又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居洛阳仅半年，唐敬宗宝历元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苏州乃大郡，政务繁剧，白居易“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其间，他仍勤于诗作，有名作《霓裳羽衣舞歌》。但白刺史已是——

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  
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  
老耳倦声乐，病口厌杯盘。  
既无可恋者，何可以不休官？

白居易在苏州任内，不顾病体，组织修“七里山塘”，使之与大运河水路相连。苏州由此成为闻名世界的“水城”。

宝历二年，白居易上奏休官养病，诏准。刘禹锡有诗句记下苏州百姓对任职仅一年就德政卓著的廉洁爱民的州官的怀念：

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 中隐期——

唐文宗大和元年正月，白居易回到洛阳。三月，升任秘书监，官拜三品，着紫袍。大和三年，转升刑部侍郎。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官得官，要名得名”。和他要好的李宗闵、牛僧孺相继做了宰相，而牛僧孺与他还有师生之谊，正是高官更得升跃之时。而“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又起，文人（刘禹锡、李商隐等）、政客先后卷进。白居易却“避险路”未陷牛党，“全身远害”，后人称其“贤达”、“慧知”，“终唐一人而已”。

白居易深谙：“一朝列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当时，宦官当政，朝政愈益不堪。白居易大智若愚，称病退出，回到洛阳，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始“中隐东都司”的“吏隐”生涯。“吏隐”又称“中隐”，即隐出当朝，又做闲职。白居易很满意：“禄俸伏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白居易知足保

和，在洛阳事佛参禅，优游而过。大和四年年末，白居易被征拜河南府尹。他实在无意再做这样有实职实权的高官，于大和七年又以病求免职，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大和九年九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中州刺史，他干脆拒绝。朝廷收回成命，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并进封冯翊县侯。白居易大喜过望。当时，诗人刘禹锡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刘白唱和颇多。

白居易此时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传》，记下当时生活：

醉吟先生……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阳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

白居易中隐陪都洛阳十余年，闻“甘露之变”“腥星吹紫禁，血雨洗丹墀”；见皇廷迭变，党争不已，割据争战……大唐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于是他再也无意“中隐”待出，而彻底归隐度晚年。

#### 逸晚期——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时年七十一岁，罢太子少傅，以二品刑部尚书之名告老而归。

白居易告老后，常居香山寺，“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俨然是不披袈裟的和尚。他的《达哉乐天行》一诗，记下了其晚年生活风貌。